

朱子語類

十七八

大學
或問

口 13
2939
8



口 13
號 2939
卷 8



重錄朱子語類卷十七

大學四或問上

或問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一段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自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下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看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已百

去五味均平殿



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

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填補前面賀孫持敬以補小學之闕小學且是拘檢住身心到後來克己

復禮又是一段事德明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

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可學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

外此人傑

問或問說敬處曰四句不須分析只做一句看次日又曰

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不

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着皆是敬肅

或問大學論敬所引諸說有內外之分曰不必分內外都

只一般只認行着都是敬個

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揔而行之常念此心常存是

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至一無適自然整齊

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

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履孫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尹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

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其所見伊川

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

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人傑

問或問舉伊川及謝氏川氏之說只是一意說敬曰主一

無適又說箇整齊嚴肅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適意

且自看整齊嚴肅時如何這裏便敬常惺惺也便是敬

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此事最易見試自體察看便見只是要教心下常如此因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賀孫

光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那時就那事說自應如此且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討也書也禮也亦都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得敗頭換面否之只是箇敬又曰或人問出門使民時是敬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伊川答此儼若思時也要知

這兩句只是箇毋不敬又須要問未出門使民時是如何這又何用問這自可見如未出門使民時是這箇敬當出門使民時也只是這箇敬到得出門使民了也只是如論如此樣儘有最不可如此看賀孫

或問整齊嚴肅與嚴威儼恪之別曰只一般整齊嚴肅雖非敬然所以為敬也嚴威儼恪亦是如此意

問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為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看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如人一時問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湏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

志毋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
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箇也是私學者
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為便是私但學者不
如此如何着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此
不得也 祖道

因看涪陵記善錄問和靖說敬就整齊嚴肅上做上蔡却
云是惺惺法二者如何厚之云先由和靖之說左到上
蔡地位曰各有法門和靖是持守上蔡却不要如此常
要喚得醒要之和靖底是上蔡底橫渠曰苟曰敬以直
丙伊川云主一却與和靖同大抵敬有二有未發有已
發所謂毋不敬事思敬是也曰雖是有二然但一本只
是見於動靜有異學者須要常流通無間又如和靖之

說固好但不知集義又却欠工夫曰亦是渠才氣去不
得只得如此大抵有體無用便不渾全又問南軒說敬
常云義已森然於其中曰渠好如此說如仁智動靜之
類皆然可學

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
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
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
心曰孟子是明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

或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
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
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個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

飲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着得此子
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歛
緊密都無此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
心便成兩路賀孫

問尹氏其心收歛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
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
然又問只靜時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個

此篇所謂在明明德一段

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
那陰陽之性義剛

問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
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

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春機仲正來爭
辨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
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
何拘文章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
洞達無所牽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如云來微來微微亦
陽止微亦剛止蓋蔽之生也挺直而上此處皆可見問
禮屬陽至樂記則又以禮屬陰樂屬陽曰固是若對樂
說則自是如此蓋禮是箇限定裁節然有文底物事
樂是和動底物事自當如此分如云禮主其積樂主其
盈之類推之可見個

問健順在四端何屬曰仁與禮是陽義與智屬陰問小學

詩書禮樂以造士注云禮陰也曰此以文明言彼以節制言問禮知是束斂底意思故屬陰否曰然或問知未見束斂處曰義猶略有作為知一知便了愈是束斂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也纔知得是而愛非而惡便交過仁義去了胡泳

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個

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

者為物假如大鑪鐵其好者在一處其渣滓又在另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湏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湏要克治也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知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祖道

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間有人聰明通

曉是稟其氣之清者矣然却所為過差或流而為小人
之歸者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
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
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事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
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入極溫和而不甚曉
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
好耳個

舜功問序引參天地事如何曰初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至下項是見已之所以參化育者又問此是到處如
何曰到大有地步在但學者須先知其如此方可以下
手今學者多言待發見處下手此已遲却說思要得善
時便是善可學

問或問自其有生之初以下是一節顧人心稟受之初又
必皆有以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下是一節為於是馬
而不植其清明純粹之會這又轉一節下又轉入一節
物欲去是否曰初問說人人同得之理次又說人人同
受之氣然其間却有撞着不好底氣以生者這便被他
拘滯了要變化却難問如何是不好底氣曰天地之氣
有清有濁若值得晦暗昏濁底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
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利欲故本來明德
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工到後來却會復
得初頭渾全底道理賀孫

林安卿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
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自然昨日固已言之如

言類
擊石之火只是世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
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林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
後有竟之語焉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
此先生因及此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
只要入識認得操持克養將去又問真知之知與久而
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畧也相似只是各有所指不
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只是聽得人說便喚做知
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
有兩般心一箇是是底心一箇是不是底心只是才知
得這箇不是底心只這知得不是底心底心便是是底
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
底心便是主那不是底心便是客便將這箇做主去治

那箇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做主莫要放失
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只
才知得這箇是非禮底心此便是禮底心便莫要視如
人瞌睡方其睡時固無所覺莫教纔醒便抖擻起精神
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不是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
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
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
是底心而已元思云上蔡所謂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
見孺子入井之時其怵惻隱之心乃真心也曰孟子
亦是只討譬喻就這親切處說仁之心是如此欲人易
曉若論此心發見無時而不發見不特見孺子之時為
然也若必待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惻隱之發而後用

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也元思云舊見五峯答龐居仁書說齊王易牛之心云云先生辨之正是此意曰然齊王之良心想得也常有發見時只是常時發見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以此推廣之也又問自非物欲昏蔽之極未有不醒覺者曰便是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耳個

友仁說明明德此明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為氣稟與物欲所蔽而昏今學問進脩便如磨鏡相似鏡本明被塵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現及其現也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說甚善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畧擡身露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

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於井不約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友仁云或問中說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便是這箇道理先生領之曰於太原處不差正好進脩友仁

問或問所以明而新之者非可以私意苟且為也私意是說着不得人為苟且是說至善曰才苟且如何會極處賀孫舉程子義理精微之極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

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會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也會入於佛也會入於申韓之刑名止緣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那箇是白那箇是皂那箇是酸那箇是鹹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半界含糊其與入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做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箇事恁地含糊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賀孫問或問說明德處云所以應乎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其說至善處又云所以見於日用之間者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二處相類何以別曰都一般至善只

是明德極盡處至纖至悉無所不盡溥仁甫問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曰此是程先生說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然強得這箇又須着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頌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又云孝莫大於尊親其次能養直是到這裏方喚做極是處方喚做至善處賀孫郭德元問或問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此

三者求之古今人物是有其人相似曰如此等類甚多
 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
 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
 是畧知明德新民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
 便是卓錄云又有畧知二者之曠務顧乃安於小成因
 便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
 事是也王通之看他於己分上亦甚備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
 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會就本原上着
 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
 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
 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
 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
 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

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柱地文蔚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
 是能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如此便是釋老之學此
 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
 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
 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會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辨
 論云我這佛法和耳自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
 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
 成佛法却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
 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它
 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
 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後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

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
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
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
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德明

知止而後有定以下一段

問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曰定靜
安三項若相似說出來然不同有定是就事理上說言
知得到時見事物上各各有箇合當底道理靜只就心
上說問無所擇於地而安莫是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否曰這一段須看意思接續處如能得上面
帶箇慮字能慮上面帶箇安字能安上面帶箇靜字能
靜上面帶箇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止字意思都接續

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處在那裏
在這邊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
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恁
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營營
皇皇心下才恁地又安頓在那裏得着在何處只是不

安賀孫

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曰到這處又更須審一審慮
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鎮重恁地重
三疊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為聖人
賀孫

安知問知止是始能得是終或問言非有等級之相懸何
也曰也不是無等級中間許多只定小階級無那大階

言類
級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階級步却開知止
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相似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皆
相類只是中間細分別恁地問到能得處是學之大成
抑後面更有工夫曰在己已盡了更要去齊家治國平
天下亦只是自此推去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段

問或問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
是能得已包齊家治國說了前晚何故又云能得後更
要去齊家治國平天下曰以修身言之都已盡了但以
明明德言之在己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盡如
至誠惟能盡性只盡性時萬物之理都無不盡了故盡
其性便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便盡物之性寓

斐和言或問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
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明
德之功效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闔門之內
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
乎曰大學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
是有如此規模却是自家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是欠
了他底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已推而納之溝
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
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
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不得到得做不去處
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着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
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

去若有所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道夫

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須是知得到知若不到欲為善也未肯便與你為善欲不為惡也未肯便不與你為惡知得到了直是如飢渴之於飲食而今不讀書時也須收斂身心教在這裏乃程夫子所謂敬也整齊嚴肅雖只是恁地須是下工夫方見得賀孫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

外得所謂知者或錄此下云便只是理才知得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

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或錄云才知得底便是自家先有之道理也只

是無知則道無安頓處故須知然後道理有所謂之妙衆理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正得

妙字或錄云蓋知又問知與思於身最切緊曰然二者只是只是下事知如手思是使那手去做事思所以用夫知也個

問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是知覺道夫

或問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又問孟子集注言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言妙衆

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便稍精彩但只是不甚穩當具字便平穩復孫

郭元問莫不有以知失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个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着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

箇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初有陰陽有陰陽便有此四者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

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以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是覺此理也備

或問格物章本有所以然之故曰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實然是要切處若果見得不容已處則自可嘿會矣

治國平天下者諸侯之事一段

問南軒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也曰只是見得天下事皆我所合當為而為之非有所因而為之然所謂天下之事皆我之所當為者只恁地強信不得須是學到那田

地經歷磨鍊多後方信得過道夫

問為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賀孫

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蘧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有所為否曰他當初只下心

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賀孫

行夫問為己者無所為而然曰有所為者是為人也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善厚真箇可悼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強做此便不是為人也道夫曰先生所說錢穀甲兵割股廬墓已甚分明在人所見如何爾又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

今有以此要譽者因舉一事為問先生詢究駭愕者久之乃始正色直辭曰只是自家過計了設使後來如何自家也未到得如此天下事惟其直而已試問鄉鄰自家平日是麼樣人官司推究亦自可見行夫曰亦著下獄使錢得箇費工夫曰世上那解免得全不露濕如光所說是不安於義理之慮若安於義理之慮但見義理之當為便恁滴水滴涼做去都無後來許多事道夫

傳一章

然則其曰克明德一段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方克字有方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

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慎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備

顧諟天之明命一段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分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淳錄云所以能喜怒哀

者便是體之寓

問或問常自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

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壯祖

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賀孫是三皆固皆自明之事一段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壯祖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個

傳二章

或問盤之有銘一段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文曰成湯下

夫全是在敬字上看来大段是一箇修飾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文辭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是某於武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文蔚

問周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寓

傳三章

復引淇澳之詩一段

瑟兮憫兮者恂慄也。憫字舊訓寬大，某看經上所載，或從
尔或從才之不同，然皆云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
以武毅言之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
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者言此只是
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
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
不及載也。要之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
道夫。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乃指聖人言之
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
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揮手掉臂做到那處也。
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如
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
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高厚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
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
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
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
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
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
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格物以求
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
道學，自修。瑟兮憫兮，赫兮咺兮，到這裏，皎而益肯發見。

於外便是道學自修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問中有始
終條理之別也良為此爾曰然道夫
如切如磋道學也却以為始條理之事如琢如磨自修也
却以為終條理之事皆是要工夫精密道學是起頭處
修身是成就處中間工夫既講求又復講求既克治又
復克治此所謂已精而求其益精已密而求其益密也
周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曰始
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飭而益修飭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叵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
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

語類卷十七終

朱子語類卷第十八

大學五或問下

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一段

先生為道夫讀格物說舉遺書或問學何為而可以有覺
一段曰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
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勉強學問所以致其知也聞
見博而智益明則其效著矣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
也哉此程子曉入至切處道夫

問致知下面更有節次程子說知處只就知上說如何曰
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上重可學
伊川云知非一槩其為淺深有甚相絕者云云曰此語說
得極分明至論知之淺深則從前未有入說到此道夫

知便要知得極致知是推致到極處窮究徹底真見得來
定如此程子說虎傷人之譬甚好如這一箇物四隅四
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
到那物極處淳

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
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
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
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
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
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
它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
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德明

致知是推極吾之知識無不切至切字亦未精只是一箇
盡字底道理見得盡方是真實如言喫酒解醉喫飯解
飽毒藥解殺入須是喫酒方見得解醉入喫飯方見得
解飽入不曾喫底見入說道是解醉解飽他也道是解
醉解飽只是見得不親切見得親切時須是如伊川所
謂曾經虎傷者一般卓

問進脩之術何先者云云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
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个
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
物而審處其常否則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
物能專則所格亦非一端而盡如曰一物格而萬理通
雖顏子亦未至此但當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

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此一項尤有意味。向其人善問，則亦何以得之哉。道夫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太段聰明。學問却如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其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有此理為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却是人欲。明作」
叔文問：「正心誠意，莫須操存否？」曰：「也須見得後方始操得。不然只恁空守，亦不濟事。蓋謹守則在此一合眼則便走了，須是格物蓋物格則理明，理明則誠一而心自正。」

矣。不然則戢戢而生，如何守得他住？曰：「格物最是難事，如何盡格得？」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又曰：今却不用慮其他，只是箇知至而後意誠，這一轉較難。道夫」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通貫。德明曰：德功云釋氏說所斲，斲便了。」

問：「伊川云今日格得一件，明日格得一件，莫太執着否？」曰：

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動之間儘有之寓

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如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往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洽

黃毅然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先生說要隨事理會恐精力短如何曰也須用理會不成精力短後話便信口開行便信脚步冥冥地去都不管他又問

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開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入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好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別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

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恁地也不得
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
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是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
喚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
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
淳○黃白
錄詳別出

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
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所不照其說亦以省力
曰不去隨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安
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
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悔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速
曰只是斷制不下且如有一人牽你出去街上行不成

不管後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可去我不要隨
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斷制不下這須是精
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
理會如水火人知其不可蹈自是不去蹈何曾有人鑽
去蹈水火來若是平時看得分明時卒然到面前須解
斷制若理會不得時也須臨事時與盡心理會十分斷
制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亦豈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
今有十人須看他那箇好那箇不好好人也有做得不
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處得那件
是那件不是處得是又有曲折處而今人讀書全一例
說好底固不是但取聖人書而以為後世底皆不足信
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有說得是

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還他是然也有不是處也
自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是但所謂格物也是格未曉
底已自曉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白
格一件也是說那難理會底義剛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
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
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
去人傑

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道夫曰自一
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存
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至

者也道夫

行夫問明道言致知云夫人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
會得多自然有箇覺悟處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
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
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
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
皆所當理會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曰公且說天是如何獨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
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
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渣滓在中間世間
無一箇物事恁地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
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

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待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焉蓋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跡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道夫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

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太緊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為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眾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淳

問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曰程先生言語氣象自活與眾人不同道夫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人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由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

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入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六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豁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切實孫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抽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

知底亦通將去其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欲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個

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爲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白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則不勝其繁矣蓋當時也只是逐人告之如此變孫

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自當脫然

有貫通處又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且如炭又有白底又有黑底只窮得黑不窮得白亦不得且如水雖是冷而濕者然亦有許多樣只思冷濕一件也不是格但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做去若幽奧紛拏却留向後面做所以先要讀書理會道理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着便有用處且如火爐理會得一角了又須都理會得三角又須都理會得上下四邊方是物格若一處不通便非物格也曰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

問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爲言推而至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致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仁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慮其未能盡如况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着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道夫

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

得已說此話變孫

仁甫問伊川說若一事窮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之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若使孔子復生也便未易理會在須是且就合理會易所在理會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德地終身不長進賀孫

陶安國問千溪萬徑皆可適國恐是譬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知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

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時舉

德元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皆有此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備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不用求於某仲思其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兩如排數器水相似這孟也是這樣水那孟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棄却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為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道夫

或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曰一箇一般道理只

是一箇道理恰如天上下雨大窩窩便有大窩窩水小窩窩便有小窩窩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隨處各別只是一般水胡沫

又問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云云曰此處是緊切學者須當

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為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道夫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物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林場知得人有此心便知自家亦有此心更不消此並自知寓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於這一物上

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窮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太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皆當理會只是學其至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至於言講明經義論古今人物及應接事物則上所言亦在其中矣但天地高厚則資次未到這裏亦未易知爾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曰天下之理偏

箭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周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正不向一邊去

問程子謂如大軍遊騎無所歸只是要切已看否曰只要從近去

且窮實理必有切已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問格物莫是天下之事皆當理會然後方可曰不必如此聖人正怕人如此聖人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着故程子云知太單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或問格物問得太煩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事某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事今合是如何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子若臣夫婦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近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大因着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寓

問格物雖是格天下萬物之理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微而至於一草一木之間物物皆格然後可也然而用工之始伊川所謂莫若察之吾身者為急不知一身之中當如何用力莫亦隨事而致察否曰次第亦是如此但如今且從頭做將去若初學又如何便去討天地高深鬼神幽顯得且如人說一件事明日得工夫時也便去做了逐一件理會去久之自然通貫但除了不是當問底物事皆當格也又曰物既格則知自至履孫

問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道夫

問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曰立誠意只是朴實下工

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道夫

問立誠意以格之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
定徐錄作其志樸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
便是此意厚同

李德之問立誠意以格之曰這箇誠意只是要着實用力

所以下立字蓋卿

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着實下工夫
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竟得
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佐
問中庸言自明而誠今先生教人以誠格物何故曰誠只
是一箇誠只爭箇緩類去偽

問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敬則此心惺惺

道夫

伊川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知是主

善而師之也敬是克一而協之也伯羽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者道夫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曾次虛明然後
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
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曾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
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着亦易以昏困須
是提撕才見有私欲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着到得
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德明

問春問幸聞格物之論謂事至物來便格取一箇是非覺
有下手處曰春間說得亦太迫切只是伊川說得好問
如何迫切曰取效太速相次易生出病伊川教人只說
敬敬則便自見得一箇是非德明

問春問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
問却以為太迫切何也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誠
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
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間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
理會正心誠意池錄作端情性却有局促之病只說致知格
物池錄作讀書講學又却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浹
兼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個端緒只似尋物去格
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以蓋端緒也便就此

橫克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
格到盡處凡人各有個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
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
如此須是因以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
且得恭敬涵養有個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擊
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
發見之後德明

問格物敬為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祖道
問格物或問論之已詳不必分大小先後但是以敬為本
後遇在面前底便格否曰是但也須是從近處格將去

問程先生所說格物之要在以誠敬為主胡氏說致知格物又要立志以定其本如何曰以程先生說得為人切處古人由小便學來如視無誑如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幼年從小學教他都是誠敬今人小學都不曾去學却欲便從大學做去且如今格一物若自家不誠不敬不欺不妄不敬是絕格不到便棄了又如何了得工夫如何成得又云程先生云主一之謂敬此理又深又說今人所作所為皆緣是不去立志若志不立又如何去至又如何去致知格物中做得事立志之說甚好非止為讀書說一切之事皆要立志格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二者備發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必用致知道夫

任道弟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着涵養也着致知伊川多說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因言此心至靈細入毫芒纖芥之間便知便覺六合之大莫不在此又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裡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甚次第然人莫不有此心多是但知有利欲被利欲將這心包了起居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事有甚可好物事一念才動便是這個物事賀孫○廣錄云或問涵養謂存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存敬者蓋古人才生下只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

語類卷下

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孝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後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先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且至。管只管。隻轉於利。欲中却不知覺。

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誣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裡。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消。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關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看事時且誣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入只如此。格物便

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為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裡許。方好。德明。○從周錄云。先生問如何。理心。地。唐。明。物。來。當。自。知。未。無。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又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道夫云。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為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道夫。行夫問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曰二者自是个兩頭。說話本看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道夫。

揚子順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

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
後若不養則又差了高淳同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句致知者推致其知
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
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
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

矣直卿

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
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備

問暢潛道記一篇多有不是處如說格物數段如云思欲
格物則固已近道言皆緩慢曰它不合作文章意思亦
是只是走作又問如云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此乃學

佛之過下一段云因物有遷數語似得之曰然先生舉
一段云極好記夜又問它把致知為本亦未是曰他便
把終始本末作一事了可學

問看致知說如何曰程子說得確實平易讀着意味愈長
先生曰且是教人有下手處道夫

問大學致知格物之方曰程子與門人言亦不同或告之
讀書窮理或告之就事物上體察亦

先生既為道夫讀程子致知說復曰格物一章正大學之
頭首宜熟復將程先生說更逐段研究大抵程先生說
與其門人說大體不同不知當時諸公身親聞之却因
甚恁地差了道夫

問兩日看何書對看或問致知一段猶未了曰此是最初

下手處理會得此一章分明後面便容易程子於此段
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所見說故有說向外處有說向內
處要知學者用功六分內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難
若六分外面則尤不可今有一等人甚明且於道理亦
分曉却只恁地者只是向外做工夫廣錄詳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
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
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
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泅然以
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
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
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

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裡面理會三四分去外
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
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廣

或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
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
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
若於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
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
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
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大小自有
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
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

口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云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夫處方是格物

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格物个地頭如此又云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云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賀孫

問程子謂致知節自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

心却逐節子思索自然有个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裡豆爆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外物上置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洒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

先生問公讀大學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說不當意先生曰看文字須看他緊要處且如本段落自有个緊要處正

要人看如作一篇詩亦自有个緊要處格物一章前面說許多便是藥料它自有个炮熨炙煖道理這藥方可

合若不識个炮熨炙煖道理如何合得藥藥方亦為無

用次日稟云夜來蒙舉樂方為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問首叙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後又舉延平之教十言萬語只是欲學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窮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窮究則心自心自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或問中間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講論考之事為察之念慮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義之宜禮之理智之通皆在矣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聰聰視明貌恭言從又至於身之所接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幽顯又至草木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

日積累既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動容周旋無不中理矣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不到者請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照察無不周者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請而無不盡之謂盡之所謂睿董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

蜚卿問誠敬寡欲以立其本如何曰但將不誠處看便見得誠將不敬處看便見得敬將多欲來看便見得寡欲

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一段

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焉曰一物各具一

本極問此生之道其實也是仁義禮智信曰只是下個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節

問或問中謂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如何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明聽聰又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如何曰事君忠事親孝節

問與中而外自近而遠曰其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個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

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太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道夫

問上帝降衷曰衷只是中也又曰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卓

陶安國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太緊因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為善却說得未親切錄

德元問詩所謂秉彜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

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
 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以字看來只
 是个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個個有一副
 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畀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
 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則又不
 可謂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衷只是中今
 道理固是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
 人言折衷聲去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之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个當然之則故
 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有則蓋君
 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

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
 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
 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
 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
 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固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
 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籠統說
 了盡不見他裡面好處如一爐火四人四面同向火
 火固只一般然四面各不同若說我只認曉得這是一
 堆火便了這便不得他裡面玲瓏好處無由見如降衷
 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
 衷自人受其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
 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

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與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三句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今人心粗如何看得出佛氏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其嘗說古之諸聖人亦是為此一大事也前聖後聖心心一符如印記相合無纖毫相似處劉用之曰衷字是兼心說如云衷誠丹衷是也言天與我以是心也曰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孟子

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討自有分別何嘗如此儼侗不分曉固有儼侗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以理然以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作二良天降衷者衷降也以降言為命以受言為性也陳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上帝降衷亦是恰好處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裡比到那裡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裡比到這裡也恰好不曾減些寓

問天地之中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以處中庸說得甚分明他曰自考之錄

問天地之中天然自有之中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動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曰然則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曰然闕祖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其稟之異故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者或有這心要求便即在這裡緣本來个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欲遮了然這個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個便是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如何更無一个與相

喚做難又才知覺這個理又便在這裡這個便須見要子細講究須端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裡今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便曰自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孫賀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曰是被這兩個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所以將格物致知教學者只是要教你理會得這個道理便不錯一事上皆有一个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个道理在裡面分明又

而思得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冥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合理處甚多有功諸將嫚罵待他都無禮數所以今日一人叛明日一人叛以至以愛惡易太子如此全錯更無些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只只是不曾真个見得道理恰如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足怪只以一端推了古今青史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學者理會道理要他真个見得了方能做得件件合道理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定不細體認逐旋睡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功夫日久自然見這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錯以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之異曰

只得逐旋戰退去若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以理亦不濟得事須是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勝得他次第這邊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氣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必急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太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得他明作

問或者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个是正那个是不正這

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个
顯有不微問所藉以為從事之實者初不外乎个生日
用之近其所以為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則在乎真積
力久默識心通之中是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
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自父說只
且據眼前這近處行便是了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
說掉了這个上面自有一个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讓
人聖人便只說下學上達即這个便是道理別更那有
道理只是這个熟處自見精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亦只是就近處做得熟便是堯舜聖人與庸凡之
分只是个熟與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節古之善書者

亦造神妙賀孫

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
殺他住不得陰極了陽便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
如何住得溥。寓錄云春生秋殺陽開陰開趨來趨去自住不得
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
子最發明此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住不得處人傑
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个
好惡尔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
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不可以不忠
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不可以不孝也

夫道

問或問物有當然之則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之類便是當然之則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所以然矣謨

或問莫不可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王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入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隱之心此其事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个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身入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却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个皮膚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低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識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本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仔細入

語類

深去理會以個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
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為禪學者
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
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首界去定也只如程門
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箸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
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被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
下也須疑它那下有个好處在大凡為學須是四方个
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裡來譬如喫菓子一般
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
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裡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
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裡面核子亦不可
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

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裡面核
子未被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
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被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
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
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裡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
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
周遍方是儒者之學廣

問格物章或問中如何說表裏精粗曰窮理須窮究得盡
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裏也知其粗不曉其精
皆不可謂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過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格物必大

語類

卷十八

十一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夫心之體具乎是理而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又云理遍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用實不外乎心矣然則理之體在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先生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毒

或問云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不能一日而相無而亦不可相無也如何曰萬物生於天地人如何少得它亦如何使心無得意只是如此夫舊

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一段或問中近世大儒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溫必窮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與窮理只是尋不是處蒸上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嚮物致察宛轉歸己胡文定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五

呂與叔謂凡物皆出於一又格个甚麼固是出於一只緣散于千岐萬徑今日窮理所以要收拾歸於一泳

呂與叔說許多了理自無可得窮說甚格物泳窮理是尋不是處然必以恕為本但恕乃求仁之方試看窮理如何着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

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其理會安頓此語不得賀孫

上蔡說窮理只尋不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不曉這道理所以說窮如何說得恕字他當初說恕字大槩只是說要推我之心以窮理便礙理了龜山說反身而誠却大段好須是反身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處見得孝弟我元有在這裡若能反身多少事他又却說萬物皆備於我不須外面求以却錯了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自是自家格不成債人格

以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為非伊川之言者和靖也和靖且是深信程子者想是以等說話不曾聞得或是其心不以為然故於此說有所不領會耳謝子尋不是處

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不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方可

傑人

張元德問以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為非程子之言者曰此和靖之說也大抵和靖為久淳故他不聽得而出於衆人之錄者皆以為非伊川之言且如伊川論春秋之傳為素經為斷它亦以為伊川無此言且以此兩句即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格

今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乃楊遵道所錄不應龜山不知

語類

卷十一

三十一

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
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靈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
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
物之理其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
盡窮萬物之理德明

胡文定宛轉歸己之說這是隔陌多少記得一僧徒作一
文有此一語詠

問觀物察己其說如何曰其意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
以厚德如此只是一死法子蒙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
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
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

順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者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
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己有乃強委曲牽合使入來爾
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个是處為得之道
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摸空說了曰都無一个
着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
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个窒礙曰也
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然高治道與官府政
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裡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
兩截看了道夫

知言要身親格之天下萬事如何盡得龜山反身而誠則萬物在我
矣伊川云非是一理上窮得亦非是盡要窮之之久
當有覺處以乃是

格物以身伊川有此一說然大都說非一五峯既出於一
偏而守之亦必有一切之效然不曾驗看伊川之意也
方

五峯說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
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
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裡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
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
兼說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
語極好而曰而知乃可精便有局限氣象他便要就這
裡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實其
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裡面一
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

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
此言說內外竟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
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
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尚不能居
敬以持之以心亦汎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
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
合以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
敬頃刻去他不得卓

問立志以定其本莫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
志之意否曰固是但凡事須當立志不可謂今日做此
子明日便休又問敬行乎事物之內曰這个便是細密

處事事要這此字在志立乎事物之末立志便要卓然
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不得地細
細碎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
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賢說天說地傲睨萬物目
視霄漢更不肯下人問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
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个又曰五峯說
得這數句甚好但只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已
前事而今却須恁地道夫

伊川只云漸漸格去積累多自有貫通處說得常實五峯
之說雖多然似乎責效太速所以傳言其急迫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體新改本却削去只說
理何也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

即此理存也苟惟不然豈得為理哉問先生說格物引
五峯復齋記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
其志云云以為不免有急迫意思何也曰五峯只說立
志居敬至於格物却不說其言語自是深險而無顯然
明白氣象非急迫而何問思量義理易得有苦功意思
如何曰古人格物致知何曾教人如此若看得滋味自
是歡喜要住不得若只以狹心求之易得如此若能高
立着心不牽惹世俗一般滋味以此去看義理但見有
好意思了問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知當如何格
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豈不可
以格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硠厚薄
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問致知自粗而推至於精

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所推之事，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能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

先生問大學看得如何，曰大綱只是明明德而着力在格物上，曰着力處大段在這裏，更教看要見血脉相貫穿。程子格物幾處，更子細玩味，說更不可易，其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都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程子說顛撲不破，諸公說挨着便成粉碎了。問胡氏說何謂太迫，曰說得來局蹙不恣地寬舒，如將繩索絀在這裏一般也，只看道理未熟，如程子說便寬舒，他說立志以

定其本，是始者立箇根基，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知未到精處，方是可精，此是說格物以前底事，後面所說又是格物以後底事，中間正好用工，曲折處都不曾說，便是局蹙了。格物須是到處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己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非不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如何今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得如此時，又却傳聞未必不如親見，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而今却圓合平白對問講論，作一處所以分明好看。

這箇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會說
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
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
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只不曾
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
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
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
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
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蓋得見諸家記
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法畢備又曰格物致知其次
上蔡說得稍好個
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

既差則他可知矣

箇

問延平謂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
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極待此一事融
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又之自當有洒然處與伊川今
日格一件明白格一件之語不同如何曰這話不如伊
川說今日明白恁地急卓錄但云伊這說是教人若遇
一事即且就上理會教爛熟離析不待擘開自然分解
又之自當有洒然處自是見得快活其常說道天下事
無他只是箇熟與不熟若只一時恁地約摸得都不與
百家相干又後皆忘却只如借得人家事一般少間被
人取將去又濟自家甚事卓同
李堯卿問延平言窮理工夫先生以為不若伊川規模之

大條理之密莫是延平教人窮此一事必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設若此事未窮遂為此事所拘不若程子若窮此事未得且別窮之言為大否曰程子之言誠善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此祖

廷老問李先生以為為學之初凡遇一事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此說如何曰為學之初只得如此且如楊之為我墨之兼愛顏子居陋巷禹稷之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則似乎墨氏之兼愛顏子當天下如此壞亂時節却自箴歌陋巷則似乎楊氏之為我然也須知道聖賢也有處與他相似其實却不如此中間有多少

商量舉此一端即便可見道夫

傳六章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即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問問或問誠意章末舊引程子自慊之說今何除之曰此言

說得亦過厚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愉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則其氣自直便自長以至于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賀孫

傳七章

陳問或問云此心之體寂然不動如鏡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其正之有此是言其體之正又心之應物皆出於至公而無不正矣此又是言其用之正所謂心正者是兼体用言之否曰不可只道體正應物未必便正此心之體如衡之平所謂正又在那下衡平在這裏隨物而

應無不正又云如衡之平下少幾箇字感物而發無不

正焉

問正心必先誠意而或問有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案鐘唐傑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為心猶有動曰意雖已誠而此心持守之不固是以有動到這裏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工夫且意未誠時譬猶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之犯公罪也亦甚有間矣蓋卿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

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唯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
得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即便隨而正之也廣
問意既誠矣一段曰不誠是虛偽無實之人更理會甚正
正如水渾分甚清濁不虛偽無實是箇好人了這裏方
擇得正不正做事如水清了只是微動故忿懣四者已
是好人底事事至不免為氣動則不免差了因舉左氏
傳云正曲為直正直為正曲是體段不直既為整直只
消安排教端正故云正直問意誠矣而心猶有動之意
而曰如正直為正曲為直兩句正曲為直如曲成方
方已直矣此直為正則如安頓界方得是當處

傳九章

問赤子之心是已發大學或問云人之初生固純一而未
發何也曰赤子之心雖是已發然也有未發時如飢便

啼渴便叫恁地而已不似大人恁地勞攘赤子之心亦
湮兩頭意程子向來只指一邊言之寓

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或問以為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
而可懼發明此意深足以警人當為善而去惡矣然所
引書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則疑下一句正合本文而上
一句不或反乎曰爾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則庶
乎萬邦惟慶正與大學相合壯祖

或問先吏部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
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
惡世改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
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

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負務

范公怒已之心怒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人說怒不魯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怒也於已不當下怒

范公以怒已之心怒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已之心愛人方無病蓋怒是箇推出去底今收回來做怒已便成累道夫

蜚卿問大學或問近世名卿謂以怒已之心怒人是不忠之怒如何曰這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已歆立也不是阿附得立

洪立人處便也不要由阿附而立已歆立也不是邪枉得達到得達人處便也不要由邪枉而達今人却是自家先自不正當了阿附權勢討得此官職富貴去做便見別人阿附討得富貴底便歆以所以怒已者而怒之却不知怒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着不得箇怒字只怒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怒以待人是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合去穿窬切望情怒這却看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切望情怒這却無害蓋自家有忙底時節問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怒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歆倫潤其語當且

以愛己之心愛人可也必大

傳十章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相妨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逐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德地開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德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商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物皆

要如此否曰是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餓蒸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海同

